

後漢書注又補





後漢書注又補

沈 銘 彝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補又注書漢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沈 銘 彝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一四三二

壽

(本書校對者殷秀山)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後漢書注又補

嘉興沈銘彝撰

余既以後漢書補注刊板歸吾小湖副憲矣。垂老殘年，無可遣日，仍翻閱是書，偶有所得，恐師丹善忘，記於本書眉端。荀越乃荀恁之父，見恁本傳，而定字。先生以前書有郇越郇相，疑恁爲越相後人，此則先生偶失檢處。延熹元年，始置博陵郡，是桓帝非質帝。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云，亦仍水經注之譌。注樵李僅得音醉二字，考春秋經於越敗吳於樵李，公羊則書樵爲醉。杜注樵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此以樵爲醉之所昉，而其字未有明解。許叔重說文，樵从木，有所擣，遵爲切。唐韻集韻竝遵綏切。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以杖微打岐閒，正月復打之，足子。此釋擣之義，亦釋遵爲切之義。越絕書則作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李。古音多通用，樵之爲醉，亦猶姜里爲牖里，孟津爲盟津，陸渾爲賁渾，滹沱爲惡池，博浪爲博狼耳。然則注樵李當以說文爲主，而旁通之醉，不得僅以音醉二字爲了義也。余爲此說，非敢妄附先生之諍友，學問之道，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竊取識小之義，管蠡所及，追憶庭訓，益以前輩緒言，爲又補一卷，使讀是書者，於日月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又後漢書無志，晉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唐以前本各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始建議合刊。潛研堂集則云，淮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今汲古閣毛氏本以志三十卷摺入列傳前，殊亂體裁。又後漢書無表，宋迪功

郎權灃州司戶參軍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書採入四庫全書。外閒未易得見。惟朱竹垞檢討錢竹汀少詹極爲稱譽。宜訪求得之。與定宇先生之書竝行。亦補之義也。質之副憲以爲然否。道光十三年癸巳小除夕。嘉興沈銘彝書於聽松閣。

光武紀。王莽天鳳中。迺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

趙雲松曰。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旣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大小戴之禮。嚴、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補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脩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弟子就學。自是游學日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光武初之長安。受尙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尙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不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脩起學館。招弟子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椽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

生善爲頌。禮家爲頌者。皆宗之。頌卽容字。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不遊太學者。及東漢中葉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和戎卒正。

陸稼書云。邳彤傳。作和戎卒正。注皆引東觀記。而一作和戎。一作和成。必有一誤。

五校。

五校。宋本作五較。較與校同。官名也。史記衛將軍傳。有左校。此書百官志有右校。史記陳涉世家。有左右校。并三校。四校。六校。七校。八校。九校之名。雜見諸書。又老校。小校。字亦習用。

建武六年六月。詔并省四百餘縣。

馬貴與曰。光武以官多役繁。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一如前漢。○錢辛楣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秦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攢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騶除攢陽長。騶騶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尙有攢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

馬貴與曰。武帝建元初。行三銖錢。後罷三銖。行半兩錢。後乃更鑄五銖。王莽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造契刀、錯刀，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百姓憤亂，其貨俱廢。至世祖復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建武二十三年九月辛未，陳畱太守玉況爲大司徒。

王伯厚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以況章和元年爲司徒。據此則謝書誤矣。

孝明紀：詔曰：安車輓輪，供綏執授。

輓輪，以蒲裹輪也。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桓術深，蒲輪屢尋，皆是。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永平十二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十斗曰斛，一斛三十錢，是一斗僅三錢也。與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中所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之語正合。○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治世亂世，豐歉相懸如此。

孝和紀：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

二臣者，蕭曹也。此後世功臣陪葬之始。

孝安紀：永初元年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

顧亭林曰：注謂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

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

此張禹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前書成帝時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是漢有兩張禹。

孝順紀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開褒斜路。

今褒城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鄒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褒斜道者。

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順帝之復位半由宦侍之力。故遇之極厚。此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再傳而後。曹操繼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有漸矣。

永建四年分會稽郡爲吳郡。

漢時分郡遼闊。卽如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嬾真子錄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攷之。爲縣二十有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毗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卽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卽湖州也。餘姚卽杭州也。鄞卽四明也。以此攷之。則今浙東西并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孝質紀本初元年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顧亭林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

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法。是也。按家法字亦見左雄傳。

孝桓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此書郡國志。無博陵郡。置郡始此。建寧四年。有博陵太守孔彪碑。今在曲阜。水經澆水注云。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爲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置郡乃桓帝時事。而以爲質帝。酈氏之誤如此。

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馬貴與曰。章帝時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常迭用矣。此所云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延熹八年四月。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惟畱密縣卓茂廟。洛陽王渙祠。

趙雲松曰。延熹中壞諸祠祀。惟存卓茂王渙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行。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孝靈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嵩高山。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改爲嵩高山。按堂谿典請雨。在熹平四年。改名在五年。有石闕銘。今在登封縣開母廟中。又延篤傳。堂作唐。

孝獻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首云。唯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蓋漢之改元延康。魏之僭元黃初。皆在庚元一年內也。

皇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算碑作莢。蓋省文。又史記作笮。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注。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王主見漢書成帝紀注。又帝姑曰太主。見東方朔傳。

王美人傳。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

趙岐傳云。壽藏。侯覽傳云。壽冢。與此云成壙。卽後世生壙壽壙也。

劉聖公傳。聖公爲更始將軍。遂議立更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元年。

潛研堂集答問。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因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或有膳夫庖人。

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

劉盆子傳。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蘇子瞻詩。但恐珠玉畱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

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顧亭林曰。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及蔣子文之祀最甚。

隗囂傳。阿陽。

阿陽之誤河陽。自水經漾水注始也。前書高帝紀。阿陽。今俗書作河陽。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東觀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曹子建誄王仲宣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李善注。母

青二色始終不渝也。

來歙傳。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顧亭林曰。杜氏左傳注。夜半卽今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淮南子作禺。中注近午也。日中者午也。哺時者未也。玉篇哺申時也。淮南子。日昃者申也。昃徒結切。書無逸。傳。朝至日昃。疏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

鄧禹傳。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王伯厚以光武此敕。與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云云。證漢時詔令。人主自親其文。是固然矣。漢文帝賜鼂錯書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在光武明帝前。

寇榮傳。楚購伍員。

員有圓云二音。若伍員則讀如云。不作圓。又王問切。音運。唐書員半千傳。半千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唐書嘉貞傳。嘉貞所薦苗延嗣。呂太一。崔訓員。嘉靜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爲之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字之有運音。始此。

馮異傳。至饒陽無萋亭。

亭今在深州。深州古博陵地。州屬爲饒陽縣。

橫被四表。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本用尙書堯典。人疑橫字與光字不類。其實光橫二字古通用也。蔡傳訓光爲顯。固明白易曉。然攷之孔傳。光充也。爾雅。枕。頰。充也。郭注皆充盛也。邢疏引孫叔然本。枕作光。書曰。光被四表。孔傳蓋本諸爾雅。又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橫充也。謂氣滿充盛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如枕車之枕。是漢人橫枕通用甚明。至前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則又顯用堯典。

吳漢傳。唯陛下慎無赦而已。

匡衡疏。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崔實政論。諺曰。一歲再赦。好兒暗啞。王符潛夫論。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董卓傳。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通鑑。漢大赦。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昔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丞相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

何益於治。又陳壽三國志之論蜀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唐證聖中。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劉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宋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二程遺書。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言眚則肆之。皆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肆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公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洪容齋三筆云。近則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殺。投真杵臼內。搗碎其軀爲肉泥。旣鞫治成獄。而遇己酉恩赦。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明儒呂叔簡。爲聖賢之學者也。其呻吟語一條云。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此數條與吳子顏慎無赦一語相發明。偉略宏猷。實經國之至要。故備載之。

任光傳。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

儒林傳論。狼狽折札之命。則知貝狽通用。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齊書紀僧真傳。上曰。無卿

言亦當致小狼。狼此亦何異。滹沱之冰。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

建武二年封阿陵侯。

于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冢。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令。

狐奴縣名。竝見張堪傳。鄧訓傳。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水不流曰奴。

拔大梁齧桑。

史記。漢武帝。瓠子歌。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寶憲傳。登燕然山。

漢名臣奏云。漢得陰山。即燕然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流涕。涼州記云。燕然山即焉支山。在西郡界。塞上

曲云。燕支落漢家。婦女無顏色。

臨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按龍庭即龍城也。前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南匈奴傳作龍祠。

馬援傳。還書誡之。

王伯厚曰。呂城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過。何其反也。

允豫未決。

袁質甫曰。允字注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允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又來歙傳亦云。允豫不決。盧植傳論。又云允豫不常。

魯丕傳。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不在高第。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書不載。

趙熹傳。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趙雲松曰。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趙熹傳是也。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傳。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熹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己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廩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廩固辭。迂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鄭均傳。帝東巡。幸均舍。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此後世在家食俸之始。

趙溫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齊東野語。伏字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字。書訓伺也。匿也。隱也。三伏及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字房富反。考字書。入聲者在屋韻。去聲者在宥韻。烏菴子也。禮記。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釋文。伏扶又切。西陽雜俎。甲蟲影伏。羽蟲體伏。史記龜策傳。明月之珠。生於江海。藏于蚌中。蛭蠱伏之。

馮衍傳孔老之論松喬

此與張衡賦皆作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王褒傳則作喬松。而劉昭百官志注又稱松喬。飢者毛食。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與此飢者毛食正同。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也。宋曾慥高齋漫錄。錢穆父召東坡喫晶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以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錢喫毳飯。錢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土音以無爲毛也。

邳惲傳。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按句法亦從檀弓手弓而可得來。

蘇竟傳。隨弟。

隨字本从走。楊堅受封於隨。及有天下。以字从走。故去辵作隋。王伯厚曰。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則主天星之說。殆本之蘇竟傳。

楊厚傳陰臣。

顧亭林曰陰臣謂婦人卽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非。

郎顛傳思過念舊務消祇悔。

顧亭林曰注以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初九無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東漢已有佛書而浮屠字則始見於此。及楚王英與陶謙兩傳耳。

張堪傳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張考夫曰此歌最有趣味。旣見張君之畱心農事。又見省刑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見民能自盡其力。不致怠荒。卽此數語。非循吏何以當之。

樊儵傳儵字長魚。

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也。其音本有條由二音。荀昱傳字伯條。謝承書作儵。又甕牖閒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儵。次曰儵。當時爲之語曰。蔡京之後尤蕭條。是其證也。○儵字。集韻正字竝音迢。與鱗字同。則亦魚類。故儵字長魚。

虞延傳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宏。以宏交通楚王而止。

前書武帝時有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此又一公孫宏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驂乘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士。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辛楣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稱穀城長蓋縣有大小亦時有更易也。梁冀傳比屋可誅。

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書楊終傳亦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又蜀志郤正傳正居內職與宦官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鄭元傳公車徵爲大司農。

先君灤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復見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其年六月卒。

康成本傳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是康成得疾歷春夏數月之久久紀載甚明乃裴松之引英雄記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此因康成善飲故傳會之真無稽。

之言也。

鄭衆傳南庭動搖。

陳眉公曰沙鉢羅可汗建庭於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賈逵傳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趙雲松曰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賈逵博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雙叶丁鴻高才論辯最明京中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勵鄉人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黨錮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志：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云：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嶷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朋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潢字冲嘏。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時賀琛爲武帝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劒戟森森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顧亭林曰：言敢於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張楷傳：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其人未死而曰故與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相同。

下鴻傳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則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東漢之末此途尤爲溷淆故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矣。

馮緄傳父煥病死獄中。

前書宣帝紀瘵死獄中注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瘵集韻囚以飢寒而死曰瘵。

趙咨傳盜嘗夜往劫之咨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盜慚歎奔出咨追以物與之。

沈梅村曰趙咨戴封之追盜與物是不許盜之偶不爲盜及盜物之有所不盡也晉桑虞之開道劉宋郭原平之立橋梁何點之愴以告官是惟恐盜之不肯爲盜及必爲盜而後可免有司之刑罰也不已甚乎若晉之王獻之宋之吳瑛一語畱青氈一語畱被可謂語淡情閒彌見雅量然較之無使王彥方知又未免索然矣。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注僅引廣雅詩緯。

班固傳西都賦招白閑。

風俗通白閑古弓名文選以閑爲鸛。

東都賦。正予樂。

王伯厚曰。正予樂。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樂。五臣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

顧亭林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王伯厚曰。六事自責。本荀子。黃瓊又謂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春秋考異郵。

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

史記外戚世家。呂娥姁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唐書顏真卿傳。晚節偃蹇。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

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以祠爲慈。非。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桑門卽沙門。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遙指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寺焉。

中山簡王焉傳稱媿前行。

史記申屠嘉傳自嘉死後爲丞相媿媿廉謹備員而已。注媿側角切持整貌。漢書作躡躡廉謹則媿躡字同。又史記酈食其傳作握齮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齮是書輿服志又作課促然則媿促齮躡齮五字實一字也。

張禹傳爲常山關長。

顧亭林曰前書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無此縣則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張禹傳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壺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陳寵傳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牛宏傳。

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錢辛楣曰論衡作於漢永平閒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持摭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旣已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

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啓之小人哉。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潛夫論。

范書僅載五篇。沈梅村寄傲軒讀書續筆云。潛夫論交際篇曰。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債。不候謂之倨慢。頻來謂之乞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贊以爲欲貸。謙恭以爲不肖。抗傲以爲不遜。又云。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心苟賢之。不自覺心之親。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心苟惡之。不自覺心之外。口之毀之也。將古今澆薄人情。描畫殆盡。視絕交論。尤淋漓痛快。宜大書一通。以置座右。亂生於化。

唐以高宗名諱治字。故書中治字。皆章懷所改。或爲化字。或爲正字。或爲洗字。或爲理字。竝見潛夫論華嶠書。吏治亦作吏化。

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鉅鹿。尹宙碑作鉅鑣。顧亭林謂鉅鹿之鹿不當从金。錢辛楣謂廣韻注明言鉅鑣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鑣。伯魏祐。北史有鉅鑣郡守元道隆。近見魏靈藏造像記。亦作鉅鑣。則鹿之从金舊矣。

彭城靖王恭傳。永和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橋元傳。乃心陵墓。

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

崔駰傳。七依。子瑗傳。七蘇。

七起於枚乘。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文心雕龍云。自七發而下。有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

七厲。今傳作七蘇。非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注又引七謨。

七證。七華。七釋。七引諸名。○傳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綴文之士。作者紛焉。馬季長作七厲。張平子

作七辯。

荀恁傳。光武徵。以病不至。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

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按此與四皓對高祖。一直一婉。各極其妙。

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心如是。宜其俱不從新室也。

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仲舉設榻有二。徐孺子一榻也。周孟玉又一榻也。

楊震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孫沘亭曰。楊震之死。有大鳥。竇武之生。以蛇祥。厥後楊氏四世三公。代有清德。竇氏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蓋鳥陽物也。翰而登。蛇陰類也。蟄而伏。故象兆若此。

楊秉傳。求事中傷。

唐書。苗晉卿傳。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衆共之也。獎而不言其善。斯爲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閒之術行。

楊賜傳。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

張皓傳。六世祖良。

此明載六世祖良。則子房世胄。遼遠且顯達也。洪容齋張良無後之說。頗非。

王暘傳。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張儉傳。崔駰傳。俱有獨爲君子語。按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此數語。其卽恥獨爲君子之義歟。

种嵩傳。王謏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袁宏漢紀。謏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閒有異。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異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蔚宗簡作二句。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杜根傳。太后怒。令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袁宏紀則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得免。按據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

顧亭林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按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馬融傳。論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韓昌黎詩。安存惟恐晚。

蔡邕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據洛陽伽藍記。邕所書亦祇是尙書、周易、禮記、公羊傳、論語。是五經。非六經。范書誤也。

邕遂死獄中。

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想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馬日磾謂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

王伯厚曰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自云爲郭有道碑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已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左雄傳職斯祿薄。

王伯厚曰此斯字卽旅卦斯其所取災之斯按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亦作此字解。

雄上言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上從之。

羅核軒物原曰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按左雄牋奏亦見胡廣傳。

雄竝奏拜童子郎。

魏志司馬朗傳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壯大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周舉傳變復之徵。

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

之選。應劭曰。逸詩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按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董卓秉政。爽以布衣。位至三公。僅九十五日。知己之感。過於蔡中郎矣。然適足爲家世玷也。

李固傳。詔書務求寬博。

按衡方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務在寬佚。此書寬博。殆與寬佚同義。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以哭爲臨。本左傳。

趙岐傳。可刻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嘉古音同歌。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與何同叶。

北海孫賓石。

齊乘。孫嵩墓在安丘南四十里。欽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閱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孫嵩曰。出行乃得死友。

范式傳亦有生友死友之稱。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魏武帝令毛玠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皇甫規傳屬國都尉李翁。

此言李翁頗從貶抑而石刻西狹頌、黽池五瑞碑至今現存。又褒美無以復加大約史書所載近實。而碑辭未免溢美也。

張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文舒竝善草書。

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竝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又龍

城錄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草草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韋仲將以張芝爲草聖故云亞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

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韋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廟祠堂碑

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

注。忽忽不暇草書。

虞虹升曰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忽忽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云。古文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稟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

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云。○東觀餘論。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處用楷書。羣臣先楷書而後加草。遂爲花押。

李膺傳。荀爽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御李君。

王伯厚曰。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者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俗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之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是過矣。

陳蕃傳。朱震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彭禹峰曰。陳蕃之於朱震。竇武之於胡騰。一友人一府椽也。皆能不惜身禍。收葬兩人。而又能全其子孫。逸若輔。俾兩人有後。不知蕃與武何以得此於震騰哉。東漢黨錮。橫噬鉤連。一時稱爲士君子者。幾不能保其腹背。求爲他人計其後。事亦難矣。他如王調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其義烈抑又甚焉。豈天道與善。生黨錮諸君子。爲國家養士。食節義之報。卽又生諸君子之故吏門生。令自食其報歟。

杜密傳。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閉門卻軌。無所干及。

王伯厚曰。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何進傳。覆水不收。

此與光武紀中反水不收，皆用太公望語。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孔融傳注：兄弟七人，融第六。

文舉兄弟七人，止褻附見本傳。其餘失載。今曲阜孔廟中有孔謙碣云：謙字德讓，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則謙在七人內無疑。

年十三喪父。

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年六十一。見宙碑。以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詔書竟坐褻焉。

褻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稱處士孔褻文禮，蓋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褻卒於建寧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董卓傳：陳留孔融爲豫州刺史。

孔融與孔宙自是二人，宙乃融之父。詳見融傳及宙碑。融字公緒，鄭泰傳所云：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

吹生是也。符融傳及三國志魏武紀竝同。

公孫瓚傳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顧亭林曰：本紀中但言石門，此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也。水經注：灋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水經所言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注中柳門爲是。通典亦云：柳城有石門山。

劉焉傳：馬騰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又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楊升庵曰：以蜀兵爲叟兵，方言也。

張魯傳：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首過之首音狩，廣韻：自首前罪，正字通有咎自陳，及告人罪曰首。前書梁平王傳：驕嫚不首。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其罪也。晉書王獻之傳：獻之疾，家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

卽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意。

任延傳：延爲九真太守，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是時王堂拜巴郡太守，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韋義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廣都爲生立廟。又

李憲既誅。餘黨欲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單車駕白馬往諭降之。民乃共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按生祠起於莊子尸祝之義。纒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蓋立生祠之始。

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帝善之。遣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胡朏明曰。王景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以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潰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蕩蕩渠下。汴渠卽蕩蕩渠。則河水當從此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遇渠口。水盛則通注。滓耗則輟流。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八激堤。而其流始絕。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堤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修。則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汪武曹曰。成帝時。河再決於平原。濟南千乘。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所謂清河

以東數郡者。卽平原、濟南、千乘也。莽幸河。自元城祖墓東去。不加隄塞。而河水右溢。汴渠左亂。濟瀆。明帝詔書謂汴渠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張汜謂河決積久。侵毀濟渠。蓋支渠既交錯紛糾於北。經流又復縱橫四出。泛溢於滎陽東。汴濟之閒。而北瀆之道遂至於空。及東漢王景起而治之。蓋懼夫北與莽如者。近而不久易敗也。又因水性之安於東也。則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東注之海。明帝下詔褒美。謂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以北。漸就墳壤。事在永平十三年。其河幾及千年乃廢。○盛秦川曰。成帝時平原之決。旋即堤塞。河汴之決。在平帝時。其侵入濟水。則在王莽以後。觀溝洫志及此傳可證。邇喜說尙欠分明。而王景治河。實爲秦漢以來第一。然知之者罕。惟胡東樵實表章之。西漢張戎卽有築垣居水之喻。則東漢時河身更高可知。河日高。則河兩旁之地日低矣。故旣決之後。欲引河由故道。如鹽車之上太行。其旁出也。如巨魚之縱大壑。故王景因其所決之道。疏濬約束。以爲新河。夫築堤鑿山。雖亦勞費。然比之開濬故道。則事半功倍也。且自滎陽以至渤海千乘。本無大山。其所云鑿山者。不過經由之地。閒有山根石底。不甚通暢。稍爲之疏鑿而已。禹之治水。順水之性。王景有焉。其功施後代。幾及千歲。不亦宜乎。

王渙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

渙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今尙巋然。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十三字。見褚千峰金石圖。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

顧亭林曰。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處應衍一趙字。至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人。靈帝時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曹節傳。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遂自殺。

注引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伍伯。又禰衡傳。衡言不遜。黃祖大怒。令五百將出。又魏志蔣濟傳。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

共普。

共。姓。普。名。注。音。恭。玉篇。龔奉也。愨也。與恭同。共。普之共字。變文爲龔。西漢已有楚兩龔矣。書。恭行天罰。詩。密人不恭。而梁元帝告四方檄云。中權後勁。龔行天罰。唐李程作李光顏碑云。鄆人不龔。命將討叛。是共恭龔三字通。

呂強傳。姑息。

尸子。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儒林傳。論精廬。暫建。贏糧千百。

姜肱傳。亦稱精廬。文選。任彥升表。及南史。沈道虔傳。本此。猶李充。劉淑。包咸。檀敷傳。稱精舍也。乃五臣

注文選謂寺觀則謬甚。

夏恭卒諸儒共諡之曰宣明君。

趙雲松曰。朱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諡爲文範先生。與夏敬公之諡宣明。皆後世私諡之始。黠婁之康展僉之惠又在然私諡究非禮。故荀爽

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諡爲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諡曰。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是溫公亦以私諡爲非禮。與爽同。

周嘉傳。嘉遷零陵太守。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前書文翁。朱邑。遺愛在民。卒後立祠。此書又有祭彤。遼東吏人爲立祠。王渙。洛陽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許荆。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禰衡傳。祖恚。遂令殺之。

先君雲門隨筆云。衡鸚鵡賦中。寧順從以遠害。不忤物以喪生。似有所悟矣。乃卒以狂誕見殺於黃祖。何言行相違也。

范式傳一名汜。

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汜孫允嗣罔繼無一名汜之說或因碑中有汜字而誤歟。式後遷廬江太守卒於官。

范碑在濟寧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眎得碑額李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舊榻本校今搨多百餘字小松爲雙鉤竝攷辯刻成一冊又碑云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金鄉者而史以爲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王忱傳除郿令至釐亭。

詩申伯信遂王餞於郿說文郿右扶風縣名詩卽有郿家室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帝嚳元妃郿氏女也生棄爲后稷復封於郿前書郊祀志后稷封釐注讀如郿。

戴封傳遭伯父喪去官。

朱竹垞曰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尙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辛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與公聞先文恪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於禮樂志者此

事尙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楊未孩曰。按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者。尙有數人。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期喪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園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解官者矣。

向栩傳。坐板牀。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古人坐卽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席。管幼安坐不箕踞。榻當膝處皆穿。與向栩傳云云。是其明證。蘇東坡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旣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饗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岳倦翁珂媿鄰錄云。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文公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手。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致其恭也。故儀禮云。坐取爵曰坐爵。禮記坐而遷之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坐卽跪也。進猶獻也。爵以重寶厚。凡言坐者皆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不遑啓居。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

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攷。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解奇拜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不知其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者屬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旣略攷禮經。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竝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蘇公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亦跪坐。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此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爲跣趺也。去年又屬蜀帥楊王休子美。乃並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謂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以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攷焉。珂按符子云。太公涓釣於渭濱。踞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白。其跗觸崖若路。此又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王用時王之禮。榻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不當泥古。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戴就傳。又燒銀斧。使就挾于肘腋。

銀。字書俱作銀。音吾。列子及楚辭作鋸。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吾。正謂銀鋸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是也。

折像傳。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

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前書疏。仲翁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意。逸民傳序。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篡。字自文選誤作慕。唐張九齡感遇詩。遂仍其誤。

錢辛楣曰。野王二老及漢濱陳畱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跡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辯之矣。

逢萌傳。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

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卽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遣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嚴光傳。光會稽餘姚人也。

先君雲門隨筆云。據任延傳。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俱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郡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禮之友云云。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陳眉公筆記。以爲新野人。則又不知何據。

曹娥碑。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注。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齷白。

中郎八字。猶國語所謂廋詞。漢書所謂隱語。後世所謂謎也。本起於左傳。申叔展山鞠窮。呼庚癸。至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孔北海有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磯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俾也可志。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二句。每四句離合一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詩載石林詩話。然漢時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云。魏代以來。君子招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以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嘗輯之成編矣。至宋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寶銜按。北海詩。尚碑作隼。隼。說文。離重文。祝鳩也。爾雅。佳其。鷓鴣。疏。引春秋祝鳩氏。是佳離隼。古本一字。

孝女叔先雄。

王伯厚曰。先雄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都耆舊傳符有光洛。

蔡文姬傳。文姬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贖之。而重嫁於董祀。

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乃封襲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李君實云。蔡邕女有嫁羊道者。道先娶孔融女。生祜。繼室以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得濟。承竟死。其賢如此。視文姬失節胡雛。蓋相萬也。

方術傳。列女傳。

劉知幾曰。范蔚宗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臆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樸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又東漢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勸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蔚宗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氏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東夷列傳。又多文豹果下馬。

姜西溟曰。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西域傳。尙書陳忠上疏云。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

陳忠此疏。後西域出師。皆敦煌太守領兵。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本朝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

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爲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故附記焉。

南匈奴傳。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

注。谷音鹿。蠡音離。然蠡字本有兩音。唐詩。花草千年怨種蠡。作平。蝦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

禮儀志。甲作食殍。

廣韻。殍卽凶字古文。巴郡太守樊敏碑。米巫殍虐者凶之異。三公山碑。攘去寇殍。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殍鼎沸。皆作殍。

天文志。注。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

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臬。又謂臬。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卽尹臬也。其占驗僅見於此。

五行志。一瓜同蒂。

說文。蒂。瓜當也。古孤兒行。願還我蒂。

祭祀志。注。國家居亭。百官布野。

今稱居停主人。見宋史。丁謂傳。然實本此居亭字。

郡國志。衛。

衙卽白水縣也。有蒼頡廟。廟有延熹五年碑。今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史官村。

東武陽。濕水出。

孔宙碑。亦云東郡東武陽。魯相韓敕碑。則云東郡武陽。省一東字。

瑕邱。

前書恩澤表。褒成侯國在瑕邱。

著。

延熹元年郎中鄭固碑云。固字伯堅。著君元子。蓋其父爲著令也。

北海郡十八城。

漢安二年北海相景君碑云。北海部城十九。此云十八。或當時尙有一縣未改屬耶。

漢中郡襄中注。華陽國志有唐公防祠。

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雞鳴天上。

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諸書皆不言公房何時人。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雖極漫漶。尙存數百字。

可辨。內有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間也。其題額篆字。則

直以爲仙人耳。

酒泉郡福祿。

前書作福祿。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長趙君女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此皆作祿福之明證。自此志改爲福祿。而晉唐隋諸志皆因之。

百官志。公府椽。

漢制。太傅上公。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大將軍爲五府。餘不得稱府也。惟魯相史晨奏記孔廟碑中。大司農亦稱府。

五部督郵。

今曲阜孔廟。有中部督郵殘碑。碑陰所書。有中部督郵。南部督郵。北部督郵。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

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左傳襄十三年。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周書大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卽所謂什吏也。史記商鞅傳。令民爲什伍。北海相景君碑。有故午六人。午卽五也。

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光和四年溧陽長潘校官碑。口此龜艾遂尹三梁。龜謂印紐。艾謂青綬。此有一梁兩梁三梁等級。故潘碑以爲頌禱之詞。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文曰。正月剛卯。疾日嚴卯。凡六十六字。

王莽傳亦作嚴卯。說文玉篇作殺改。音開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云。長一寸廣五分。所記分

寸與此稍異。

南史劉昭傳。昭字宣卿。勤學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後漢書。世稱博悉。附。

錢辛楣曰。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

但宣公誤以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

後。劉昭本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

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

有力焉。

南史范蔚宗著後漢書。體博而思精。附。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東觀漢紀一百四袁張所製。偏駁不論。後漢書一百一卷。袁

十八卷。薛謝之作。疏謬少信。後漢書一百卷。薛瑩撰。後漢若司馬彪之詳實。司馬彪討論衆書。編年二

張瑩撰。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華嶠之準當。華嶠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卷。十卷。傳七則其冠也。

